

「美文选粹」茜纱窗下（节选）

作者 | 王安忆 赏析 | 吴杰明

【编者寄语】

王安忆，中国当代著名女作家，八十年代即已成名，王安忆是一个讲故事的能手，一段旧事娓娓道来，很有女性的细致感。散文集《茜纱窗下》是她记录的在上海时的生活，读书，家居，旅行，不论是写景、状物，还是叙事、抒情，都节奏舒缓，张弛有致，呈显出一种内敛、从容的风格。王安忆曾在一次访谈中提到：“这个时代是一个我不太喜欢的时代。它的特征是外部的东西太多了。物质东西太多，人都缺乏内心生活。”《茜纱窗下》这一散文名篇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作者能够用一种深刻隽永的口吻与云淡风轻的心境，述说自己对生命历程回望、对人情事理的反刍观视。涓涓如河水般透亮的文字承载着作者对个体生命的透彻体悟，慢流过我们的心眼间，轻畅而远流，使得万千读者在不经意的休闲阅读中，就能轻易进入她无人能及的优美世界。

【披文入情】

茜纱窗下（节选）	
①有些对象经过使用，沾了人气，便有了魂灵，活了。中学时，曾去过一个同学家，这家中只一母一女，相依度日。沿了木扶梯上楼，忽就进去了，只一间房，极小，却干净整齐地安置了一堂红木家具。那堂红木家具一点不显得奢华，甚至也不是殷实，而是有了依靠。寡净里，有了些热乎气。	开头写红木家具不显奢华，不显殷实，是相依度日的母女的依靠，使寡净的生活里有了热乎气，为下文描写“与自己关系密切的什物”奠定了温馨、清雅的感情基调。
②与自己关系密切的什物，其实常常不以为是什么物，而好像是贴身的一部分，有些水乳交融的意思。这样的用物总共有三件，一件是一张小圆桌。（前四段采用“总一分式”结构，先说“这样的用物总共有三件”，再依次叙写，脉络清晰，层次分明。用“水乳交融”表明“自己”与什物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桌面并不很小，但比较矮，配有四把小椅子。年幼时，还上不了桌，我就在这张桌上吃饭。后来大了些，家中来了客人，大人上桌，小孩子另开一桌，就在这桌上。夏日里，晚饭开在小院里，用的也是这张桌子。它，以及椅子的高度，正适合小孩子。而且，它相当结实，很经得住小孩子摧残，虽然并不是什么好木料。它是我童年的伙伴，许多游戏是在上面做的：涂画，剪贴，搭积木，过娃娃家。有一日下午，家中来了一个客人，和我妈妈说话，我就坐在这张桌子旁一边玩，一边大声唱歌。后来玩累了，也唱累了，想离开，不知怎么，却站不起身，我就只得继续玩和唱歌，几乎唱哑了嗓子。等到客人告辞，才被妈妈从椅子上解放出来。原来椅背套进了我的大棉袄和毛衣之间，将我夹住了。因为处境尴尬，所以记忆格外清楚。记得客人是一个亲戚，上门大约是带些求告的意思，妈妈则是拒辞的态度。	叙写了小圆桌的功用，突出了“我”与小圆桌的密切关系；叙写客人向母亲求告，再现了当年生活的困窘和心境的苦涩。

但求与拒全是在暗中，就听他们互叹苦经。妈妈指着我说，她比大的会吃。那亲戚则说，某某比她会吃。某某是他家的小孩子，比我小得多那是在一九六〇年的饥谨日子里。	
③第二件是一个五斗橱。大概记得是分为两半，左半是抽屉，右半是一扇橱门。这具五斗橱于我而言最亲密的接触是橱上立着的一面镜子。白日里，父母上班，姐姐上学，保姆在厨房洗衣烧饭，房间里只剩我自己，我就拖过椅子，踩上去。只见前边镜子里面，伸出一张额发很厚的脸。这张脸总使我感到陌生，不满意，想到它竟是自己的脸，便感失望。在很长的一个时期里，我都对自己的形象不满意，这使我变得抑郁。多年以后，在亲戚家，又看见这具橱柜，我惊异极了，它那么矮小，何至于要踩上椅子才够到？我甚至需要弯下身子，才能够从镜子里照见自己的脸。脸是模糊不清的，镜面已布上一层云翳。	语言生动、富有表现力，如“脸是模糊不清的，镜面已布上一层云翳”，既补充说明前文“照见自己的脸”，又表明家具已经陈旧，寄寓着时光流逝的沧桑感。 
④第三件是由一张白木桌子和一具樟木箱组合而成的。它可供我们小孩子自如地爬上桌子，舀水喝，擅自拿取篮里的粽子什么的。有一晚，我和姐姐去儿童剧院看话剧《白雪公主》，天热口渴，回到家中，忙不迭地爬上樟木箱，从冷水缸里舀水喝。冷水缸里的水是用烧饭锅烧的，所以水里有一股米饭味儿，我到现在还记得。就是这个爬，使我们与这些器物有了痛痒相关的肌肤之亲。这些器物的表面都那么光滑、油亮，全是被我们的手、脚、膝头磨出来的。	作者善于从生活琐事中发掘出耐人寻味的意蕴，如写爬樟木箱“有了痛痒相关的肌肤之亲”，“痛痒相关”“肌肤之亲”细致入微地再现自己与“这些器物”之间的密切关系。作者用第一人称叙事，围绕家中什物详细叙写“自己”的生活经历，细致表现了“自己”独特的心理活动与生活感受。叙事抒情个性化，文章充满生活气息。

⑤我们家有一具红木装饰柜，两头沉，左右各一个空柜，一格小抽屉，中间是一具玻璃橱，底下两格大抽屉。这是母亲从出售旧物资的商场里买来的。母亲只花了四十块钱，便买得了。这笔钱对于我们当时的家庭财政，还有，这具玻璃橱对于我们极其逼仄的住房，都显得奢侈了。后来，有过几次，父亲提出不要它，母亲都不同意。记得有一次，她说了一句，意思是，这是我们家仅有的一点情趣。于是，在我们大小两间拥挤着床、橱柜、桌椅，还有老少三代人中间，便跻身而存着这么一个“情趣”。在这具橱柜里，陈列着母亲从国外带来的一些漂亮的小东西：北欧的铁皮壶、木头人，日本的细瓷油灯、绢制的艺伎，从美国芝加哥的高塔上买来的玻璃风铃，一口包金座钟，斯拉夫民族英雄像。橱顶上是一具苏俄写实风格的普希金全身坐式铜像。这具装饰橱毫无奢靡之气，而是简朴和天真的风格，但包含着开放的生活。

（母亲执意留着那具显得奢侈的玻璃橱，在它里面陈列从国外带来的铁皮壶、细瓷油灯、英雄像等漂亮的小东西，表现了母亲对开放的、富有情趣的生活的向往与追求。）我的妈妈，就是那个在炮火连天的战争时期，也要给战士的枪筒里插上几株野花的人。在天天要为衣食发愁的日子里，她会用一包从抽屉角落里搜出的硬币，带我们去吃冰激凌。她总是有着一丝奢心，在任何生存压力之下，都保持不灭。（母亲在天天为衣食发愁的日子里，也会带孩子们去“吃冰激凌”。母亲在生存重压之下，不妥协、不屈服，依然保持着对美好生活的热爱与向往。）到了晚年，我们孩子陆续离家，分门立户，家里的空间大了，经济也宽裕了，而她却多病，无心亦无力于情趣的消遣。这具橱内，玻璃与什物都蒙上了灰尘，这真是令人痛楚。它原先那种，挟裹在热蓬蓬的烟火气中的活泼面貌，从此沉寂下来。

如今母亲多病，无心无力于情趣的消遣。人生百年，世事沧桑，母亲对世事的倦怠与情趣的丧失令人悲伤。文脉的跌宕拓展了感知的空间与思想的深度，丰富了阅读的趣味。



来源：摘编自《空间在时间里流淌》

作者：王安忆

【文章珠玑】

我的妈妈，就是那个在炮火连天的战争时期，也要给战士的枪筒里插上几株野花的人。在天天要为衣食发愁的日子里，她会用一包从抽屉角落里搜出的硬币，带我们去吃冰激凌。她总是有着一丝奢心，在任何生存压力之下，都保持不灭。到了晚年，我们孩子陆续离家，分门立户，家里的空间大了，经济也宽裕了，而她却多病，无心亦无力于情趣的消遣。这具橱内，玻璃与什物都蒙上了灰尘，这真是令人痛楚。它原先那种，挟裹在热蓬蓬的烟火气中的活泼面貌，从此沉寂下来。

【思考探究】

1. 请结合全文简要分析文章末尾处“这真是令人痛楚”这样的直抒胸臆。
2. 作家王安忆擅长捕捉意蕴丰富的意象，营造叙述空间，使结构承载起她对生命的思考与关怀。请结合这段话，简要分析本文写“与自己关系密切”的三件什物的用意。



扫描公众号，查看思考题参考答案

（本篇解析老师：射阳县高级中学 吴杰明）